

时光

一个人的驿站

□何丽凤(浙江绍兴)

青藏公路像一道灰色的划痕,刻在苍茫的戈壁上。三百公里无人区里,唯有这间木屋突兀地立着,烟囱固执地冒着一缕青烟。老人正蹲在门口修理一只旧轮胎,身后的木板上用红漆写着“驿站”二字,油漆被风沙磨得斑驳。

屋里仅容转身。铁皮炉子上的铝壶噗噗作响,壶嘴吐出的白气让整个屋子湿润起来。靠墙的木架上,搪瓷缸整齐列队,每只缸身都磕出了岁月的疤痕。最里侧堆着螺丝、扳手、几段旧轮胎,这便是全部的储备。没有价目表,只有窗台铁盒里有些零钱,这是司机们自觉留下的茶资,老人从不清点。

“这里不能没有人。”他递给我一杯酽茶,茶汤深褐,握在掌心里滚烫,“总得有个亮光。”

这话平淡得像在说天气。我看见他补胎时,那双皴裂的手在寒风里稳如磐石;看

见他给每个缸子添水,总要加到八分满,不多不少。有个司机半夜爆胎,他披衣起身,忙完天已蒙蒙亮,却连对方姓名也没问。

黄昏时分,我们坐在门槛上啃干粮。他指着远处说:“那年冬天,有个小伙子的车陷在冰河里。”故事讲得零碎——怎么用钢丝绳拖车,怎么生火给司机暖身子,怎么守到天亮等救援。最后只说:“现在那小伙子跑这条线,总会捎点新鲜蔬菜来。”

我想起韦应物的诗:“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而这里既非野渡,更非无人,是老人把自己变成了一座不会横斜的舟楫,渡人过生命的荒原。

夜深时,他提马灯巡视院落。那盏灯在无边的黑暗里摇曳,光晕虽小,却让路过车辆的远光灯不再孤独。我忽然明白,他守的不是这间木屋,而是心底那点“不忍”。不忍看人在绝境中无

助,不忍让长夜彻底漆黑。这朴素的念头,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坚韧。

王维写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在这里,老人却成了所有西行者的故人。他不需要记住每个人的名字,只需要记得:天冷了添茶,车坏了帮忙,夜深了留灯。这种守望,已然超越了善意,成为一种生命的修行。

启程时,他往我水箱添满开水,又塞来两个烤饼。车开出很远,后视镜里那点灯火仍在闪烁,像一枚立在苍穹下的星子,微小,却足以刺穿最浓的黑暗。

在这片连鹰隼都飞得匆忙的土地上,老人用三十年光阴诠释:最动人的坚守,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,而是将一份“不忍心”化作日常。荒原上的灯火会熄灭,心底的灯火却能在无数过客的生命里次第点亮,成为穿越苍茫的永恒之光。



小巷深处。摄影 刘文静

微生活

盛满乡愁的土缸

□李万虎(宁夏银川)

在西北乡下,进入庄户人家,总能看见陶制土缸的身影。或敦实粗壮,或纤瘦高挑,或圆鼓如瓮,或扁矮似盆,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。记忆中,形态各异的土缸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物件,它们融入了农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,更是盛满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。

春日里,村里人要自己制作煤块,我们叫“满煤”。男人们外出打工前拉好了煤末子和黏性十足的黄胶泥。满煤的活自然就落在了女人和娃娃们的头上。满煤最费的就是水,这时候,土缸便成了顶顶重要的“存水罐”。

我家满煤前,母亲会将家里大大小小的土缸腾出来存水。我家住在一个小山腰上,虽然离村里的小河只有七八百米,但需要下山坡,舀满了水桶再爬山坡。母亲挑两个水桶,我和姐姐抬一个水桶。前两趟我和姐姐还能咬着牙撑住,第三趟下来,肩膀被抬水棒磨得又红又疼,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每走一步都觉得腿像灌了铅。偶然看到村里一户人家套着骡子用架子车拉了一大桶水,我们充满了羡慕。母亲不作声,默默走在前面。记不清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,最终把家里大大小小的土缸盛满了水。有了这满缸的水,第二天拌煤、满煤时母亲从容了许多。

到了夏日,土缸又派上了另一个用场,做腌缸肉。以前没有电冰箱,夏天吃肉特别不方便,为了使肉储存得久,祖辈们想出了做腌缸肉的方法,把“加工”过的肉存储在土缸里。洗干净土缸,把腌过的肉块放入油锅,经过烈焰与高汤的锤炼,肉的水分渐渐被逼了出来,顿时香气弥漫。将金黄的肉块连同油倒入土缸储存,放一个夏天也不坏。

进入秋日,家家户户要腌酸菜过冬,土缸又发挥了作用。将白菜、疙瘩盐、花椒、青红辣椒一层一层铺在缸里,压上石头。一个星期后,土缸里的酸菜顿时酸味飘香,那是我们一个冬天的“口粮”。土缸腌的酸菜不容易坏,吃起来脆脆的。

冬日里,家里生炉子的屋里必定有一口大土缸。冬天冷,外面的水容易冻住,屋里放一口大土缸,提前盛满水,日常喝、洗脸、洗菜,都不用往屋外跑。父亲喜欢喝砖茶,我们就围坐在炉子前熬砖茶喝。他从土缸里舀一勺清水添在茶壶里,丢入砖茶块和疙瘩盐。等水烧开了,茶香扑鼻。我们爷们吸溜吸溜,一碗接一碗地喝。喝完了,再从土缸里舀一勺水添进茶壶里,冬日的夜晚就这样煮沸在了一壶茶水里。

随感

不另外加糖

□李本兰(重庆)

午后,丈夫老吴递来了一杯热茶,笑道:“不另外加糖的茶。”透明的玻璃杯里,茶汤澄澈,几片茶叶舒卷沉浮,就像幽谷中安睡的精灵。

我迟疑地尝了一口。初入口,是一阵清冽的苦。这苦味,毫不掩饰,坦荡地铺满整个舌尖。我微微蹙眉,却在那苦意将散未散之际,任一股温柔的回甘,从喉底细细地、执着地弥漫开来。那不是糖的甜,那是一种更复杂、更持久的韵味。

“不另外加糖”,仿佛一句生活的偈语。我们似乎总习惯于为生活“加糖”。将漫长的通勤“加糖”成耳机里的流行乐,将工作的压力“加糖”成一次报复性的购物,将独处的时光“加糖”成无休止地刷新社交媒体。我们用一层又一层甜美的、易得的感官刺激,去覆盖、去修饰生活本身的质地,生怕尝到那一丝最初的、清瘦的苦味。然而,当我们宣称热爱生活时,我们爱的,究竟是那层层包裹的糖衣,还是生活内核那丰

富而真实的味道?

想起童年外婆熬的绿豆汤。她从不放糖,只用一把老陈皮,与豆子同煮。熬出的汤,豆香醇厚,带着陈皮微苦的清。喝完,那股子清爽之气能贯通全身,远比街上小摊那甜腻的糖水更解暑,也更耐人寻味。外婆说:“自己做出来的味道,才是最养人的。”

这“味道”,便是生活不加糖的本真。

清晨醒来,那一瞬间的惺忪与不情愿,是未加糖的清醒,它让随后灌下的温水,都有了唤醒生命的仪式感;读完一本艰涩的经典,那脑力的疲惫与困惑,是未加糖的求知,它让最终豁然开朗的瞬间,拥有了征服山峰般的喜悦;甚至一次坦诚的争吵,那话语间的锋芒与碰撞后的静默,是未加糖的情感交流,它剥去了虚伪的客套。

这些时刻,初尝或许并不“甜美”,但它们真实、有力,并且最终会以一种“虽迟但到”的形式,馈赠于我们生命以深度韧性。那是一种从土壤深

处生长出来的甘甜,而非从外部附加的糖霜。

“不另外加糖”,并非主张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,而是选择一种更清醒、更勇敢的生活态度。它意味着,我们愿意剥离那些喧嚣的附加物,去直面生命的原貌,去信任事物本身蕴含的、足以滋养灵魂的甜美。就像那杯清茶,它的回甘,远比糖的甜更叫人回味。

如今,我愈发珍视这“不另外加糖”的片刻。在微风里散步,只是散步,不听音乐,感受脚步的节奏与风的方向;与好友交谈,只是交谈,不玩手机,凝视对方眼中的光与影;完成一项工作,只是沉浸其中,不急于寻求奖赏,体会心流划过的痕迹。

生活本身,已然是一席丰盛的筵席。它自有其阳光的甜,风雨的咸,泥土的芬芳,与时光陈酿的醇厚。亲爱的朋友,请相信:当你不再急于为一切“加糖”时,才能真正品出那潜藏在万物深处,独属于你的生命的回甘。